

萬有文庫

第二集七種

王雲五主編

戀愛與社會

史篤謨著
李珠譯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

小序

史篤謨 (Theodor Storm)，德國寫實派中傑出之詩人兼小說家也，以一八一七年九月十四日，生於許里斯維·霍爾斯坦州 (Schleswig-Holstein) 荷松市 (Husum)。詩文鳴於時，傳於世，因其情調熱烈而沉鬱，氣宇壯大而清新也。

國人評史氏者，恆謂其所作詩，長於抒情，自成一家；所作小說，流利真摯，莫不一往情深。然自其實際言之，史氏之藝術價值寧止於此，觀其一生軼軻，十年漂泊，懷鄉病深，愛國情熱，反抗心切，故意門湖 (Türmensee) 等作，雖係抒情短篇，亦極纏綿婉轉之致，余譯斯篇，則取其悽情哀感之外，更有憤鬱感哀之概，實爲史氏全部五十種小說中之代表作也。

此篇原名 "Fin Doppelgänger", oder Liebe und Yesselschaft，作於一八八六年，曾經數度修改而告成。篇中述工人約翰之一生，精密生動，其描寫生活戀愛與社會環境之矛盾苦

耳。閱，可謂優美藝術之標本。今以修業之暇，倉卒譯成，雖幾經推敲，或仍未能盡達原著之精神，是遺憾

民國二十一年國慶前一日在柏林譯畢，二十二年八月修改後記。

戀愛與社會

幾年前，當夏季溽暑的時候，每天都是晴朗的天氣。那時我寓居在耶納城內一家舊式的體記旅館，從前馬丁路得博士也會在那兒寄宿過的。我和旅館主人老是談及當地的情形和人民的風俗，並把我的姓名、職業、住址——同時就是我的家鄉——等項一起記在旅客登記冊上。

第二天，我便去登孤塔閒眺，接着上上下下的玩了一會，直到下午才回到旅館客室來。這是一間十分寬敞的客室，那時正空着，沒有旁的人在裏面。熱得昏沉沉的我，便對着一瓶「英格海梅」（德國的一種酒名——譯者註），在一把放在爐子背後的安樂椅上坐下了。那兒倒非常涼快。一個鐘滴答滴答地響着，同時有一些蒼蠅嗡嗡地傍着玻璃窗飛舞。那樣地坐着無聊，多謝上帝的慈悲，

他漸漸地把我送入夢鄉，不覺酣然入睡了。

最先驚動我的是一陣洪亮而又平和的男性的聲音，彷彿是離別的當兒有什麼話在叮囑人似的。我把眼睛微微地睜開，便看見離我不遠，靠着一張棹子坐着一位上了年紀的人，從他的服裝打扮上看去，顯然是一位林務官；坐在他對面的是一位青年，也穿着一身綠的衣服，他正對着那位青年說話；那時候夕陽已反射牆上了。

我聽得那位上了年紀的說：「菲立斯，你還須記着一點，你是一個好胡思亂想的人；你從前曾經作過一首詩；像那樣的東西，你可不要給那老頭兒看見！旁的話沒有了，你去吧，替我向你的新主人請安問候一下；待到秋獵時期，我再來看你罷！」

那位青年走後，我便抖擻起精神來；那位上了年紀的人靠窗子站着，前額緊貼着玻窗，目送着青年遠去，彷彿有點依依不捨的樣子。那時我把剩着餘藩的「英格海梅」喝完了。當那位林務官回過身來的時候，我們好似完了一件什麼工似的，彼此打了個招呼。因為那時屋子裏除我倆外，別無他人，不一會，我們就坐在一處閒談起來了。

那人身體長得很魁偉，約莫五十來歲的年紀，剪得短短的頭髮已呈着斑白的顏色。領下長着一把鬚髯，臉上露出一對和悅的眼睛。從他那種談諧的態度看來，望而知他是個和藹可親的人。他的談吐中不自覺地流露出滑稽的口吻來。他口裏點燃着一支獵人用的短煙斗後，便對我陳述那青年的來歷，他告訴我他曾僱用過那青年好多年，現在把他介紹到一位比自己更年長的朋友那兒去，那人是他的同事，好把那青年有所造就。當時我憶起他方纔申斥那青年的話來，因此就向他發問，怎麼一般詩人會冒犯年老的人。他聽了我的那番問話，便搖頭大笑。

他回答我說：「先生，他們何嘗冒犯我呵。我並且很贊成他們呢！我是個鄉間牧師的兒子；我父親也是個愛作詩的人。他雖然說不上是一個怎麼了不得的詩人，可是他有一次模仿『聽命於天吟』那章詩（*Christian Furchtegott Gellert* 一七一五年——一七六五年作）寫了一首讚美詩，印成單張，直到現在我們鄉裏還有人在歌唱呢。我自己——乳氣未脫的時候就能背誦半部鳥蘭（*Uhländ*）詩集，尤其是那回夏天使我興高彩烈的——」說到那兒，他突然地用手摸摸他微微發紅的臉，然後往下說的時候，彷彿把那將要脫口而出的話已在心裏暗自改了語氣似的：「那

個夏天靠樹林邊的一棵耐冬花開得芬芳馥郁，真是往年從未見過的一次！有一匹公鹿，後來——那是萬難饒恕的一件事——又有一個打獵時少見的东西——一個鵝，全被我把牠們放跑，打不着一個——那個孩子倒還沒有糟到我那般田地；不過那邊的那位老頭兒，要是聽得我們有時唱『綠衣獵人行路，地老天荒共長消』（Wilhelm Müller 一七九四年——一八二七年作）那個歌的話，他就要發怒的。你先生可也知道那個快樂的歌曲吧？

我雖然也知道那個歌——它的作者福萊里格拉士（Freiligrath 一八一〇——一八七六年作）不也是把他慷慨激昂的愛國心發洩於一個無聊的東西嗎？——可是那位老先生方纔說話的時候似乎忽有所感的樣子，那回事壓在我的心頭，我不由得低聲問道：『那棵耐冬花往後可有開過那麼芬芳沒有？』

我覺得我的手被他抓着，而且抓得十分緊，我確乎不敢喊出聲來。他嚙嚙着回答我說：『那不是在此地的事情，但那種香氣是永也不會消失的——祇要它存在一天，是永也不得消失的！』他半吞半吐地加上那麼一句話，接着倒滿一杯黃金色的酒，一口把它喝盡了。

我們往下又談了一會兒，聽他講了一些關於他在林中和佃獵生活中饒有趣味的故事；從他口述的經驗中更足以證實他的一生是多麼穩健和莊重。那時候天色差不多黑透了；屋子裏的旅客漸漸增多，房內的燈火也通明了。林務官於是站起身來，說道：「我原想多留一會，可是我的妻在家裏一定在等待着我了，現在我家裏祇住着我們夫婦倆，因為我們的孩子在魯拉城內的林科大學念書。」他把煙斗放進袋裏，就喊他的一匹獵犬，我卻不會知道那匹獵犬方才是在牆角那邊。他把手遞給我，同時問我道：「你先生打算什麼時候從這兒動身？」

「我打算明天就走！」

他籌思了一下；臉並不望着我，只是接着問：「我們今天初次訂交，你看我們不更可以彼此接近，友誼更深一點嗎？」

他那番話觸動了我的心；因為我出門已經有兩個星期，今天纔得第一次和一個人捉膝談心；我可沒有即時給他答覆；我在思考着，不知道他的問話可有什麼用意。

他又接着說：「我老實對先生說了罷：我想和先生認識認識，我不但是敬佩你的品格高尚，同

時還有另一個緣故呢。你的聲音——這還不恰當——實在是你那種說話的態度逗引起我心裏的那個念頭。我覺得這一層和我有一點密切的關係，可是……」

他要說不說地突然抓着我的手，又接着說：「你別使我掃興！我家離此間不過一點多鐘的遙遠，在橡樹林和松樹林之間——你可願意我到家裏通知我的妻，請你留在我的家裏作幾天客人麼？」

那位老先生那麼誠篤地望着我，自然使我很願意地答應了他，並且我告訴他明天就去。他笑着和我握手說：「你準定來好極了！好極了！」於是口一吹，招呼他的犬，然後拿起他那插有一根鷹毛的帽子向我招呼，跨上黑馬，向前馳奔而去了。

待他去了以後，旅館主人過來對我說：「那位林務官是一個慨慷之士呢！我早已料到，你們兩位一定要結爲朋友的！」

我回問他一句：「爲什麼你早就料到呢？」

「那有什麼難哪，你先生和林務官太太不是同鄉嗎！」

「我和林務官太太是同鄉嗎？這點我倒全不知道，還是你第一個告訴我呢？方纔我也不會把我的家鄉介紹給那位先生知道啦。」

旅館主人接着說：「你把家鄉說穿，那固然是不行的；那位先生也還不會把旅客的登記冊翻看過，因為這不是報紙，沒有什麼好看！」

我於是想：怕不是爲了我的鄉音關係呵！難道我的鄉音那樣地根深蒂固，簡直改不過來的嗎？但是在故鄉近三十年來，和我們相仿的年青的姑娘們我全認識；我卻不知道有嫁到這兒南方來的女子。我於是向旅館主人說：「你大概弄錯了；林務官太太的娘家姓什麼？」

他回答我說：「先生，這我可不知道；不過有一件事情直到現在我還記得很清楚，彷彿是擺在眼前一般——有一次林務官的老太爺和老太太——這一對傳教的老夫婦已經去世了——帶着一個還不滿八歲的小姑娘坐着車子到這兒投宿過。」——我不願意往下再問，只得把這事擱在一邊，聽其自然了。到林務官住宅去的那條路雖經本人講過一遍，但是我又讓旅館主人詳細地指點了一番。

第二天清晨，露珠還點綴在草木的葉子上，路旁叢林中的鳥兒這才鼓羽晨噪的當兒，我卻已走在路上了。約莫走了一個鐘點，往後我便循着一叢橡樹林走去，接着他們指示我的途徑，灣入一條大路上去，左道旁的一帶，全是樹蔭。我想不一會就要走到路口，我那新結識的朋友的住宅就可舉目在望了！還沒有走到十五分鐘的光景，從靜寂無聲的大森林中，彷彿有一種農事工作的聲音迎我而來。路旁的樹蔭也已到了盡頭；那兒有一個池子閃閃地照耀在我眼前；池子的那邊，在一塊有石階的平台上，便是一所舊式高大的房屋，開着一扇大門；門上釘着一對很大的鹿角，被熹微的晨光照拂着。接着便起了一陣狂亂的大吠聲，那兒至少有六隻大小不一的獵犬；羣犬聽得一聲響亮的口哨，突然地一無聲息了。

當時有一個我已熟識的男子的聲音喊道：「好！早安！歡迎得很！」他說着走出房來，下了石階，繞着小池子走了過來；可不僅是獨自一人！還有一位嬌嫩的婦人，差不多是閨女模樣，扣着他的胳膊走來，我們彼此走近了，這纔使我看出來，她的年齡已快有四十歲了。她和我打了一個招呼，把他

丈夫的話重說了一遍。她那半張開的口顯露出一種溫存可親的神氣，籠罩着一副和藹的面龐，看過去無疑地她是一位忠實而且真摯的人。我們一同向着房屋走去的時候，我看得非常明白，她有時把自己的胳膊放在她丈夫的胳膊上，那種模樣彷彿她要對他說：『你把你寄托在我的生命裏，你很願意地寄托着它。你的福氣也就是我的福氣！』

我們在一間陳設平常的屋內坐下喝咖啡的時候——主人留下來給我喝的——林務官很快活似的往安樂椅上靠着。他用那滑頭似的眼光向我和他的夫人瞟了一眼，然後開口說：『葛利絲丁呵，我把一位貴客帶來給你啦，可是他姓什麼，名什麼，作什麼事，我一概不知道；他將來要走的話，祇望他把那兩件事告訴我們，好叫我們將來還可以找他回來：同一位普通的人往來，這是多少使人快活呵，不一定要和什麼高等顧問，什麼排長往來的啦。』

我笑着說：『關於我的出身和我的來歷，我是從不欺瞞人的；』我接着告訴他們我是一個普通的律師，於是把我的姓名說了出來，當時那位太太轉過身來對着我，彷彿在吃驚的樣子；同時我還覺得她的眼睛往我臉上瞟了一眼。

林務官高聲地說：「葛利絲丁，你怎麼啦？一位律師倒很合乎我的心意！」

「也合乎我的意思呵，」她回答說，並且遞給我一杯咖啡，氣味濃香得很，使我心滿意足。她還站起身來，把一握碎麵包由那開着的窗口拋了出去，然後復回原位。外面好像下着暴雨似的，從屋頂上忽然飛下一羣鴿子；由房子前面的菩提樹上又飛下來一些麻雀，於是引起了一種有趣的喧噪聲。

「牠們這些東西可好啦！」林務官笑着說，把頭向窗子那邊一揚：「自從我們的鮑兒到魯拉後，牠們更胆大無懼了！她老是把那些碎麵包撒了餵那羣從沒有一時吃得飽的餓鬼，這件事情她可是不能丟下；她一方面要去照顧孩子，同時還須去服侍這羣天生的餓鬼！」

那位太太正在喝咖啡，她不愧不忙地放下杯子，說：「祇是孩子一個嗎？我想，他的父親也有份的吧！」

林務官回答說：「夫人，算了吧，不要說啦；我自己覺得，我不是你的對手；我們還是言歸於好吧！」

我們接着閒談下去。要是這副和藹的婦人面龐扭轉過來對着我的時候，我不免在那臉上探索，可有面熟的地方沒有。有幾次恍惚間好像要被我找出頭緒了，彷彿從她的面容上，露出她那當年小孩的面目望着我似的，可是我最後不能不向自己說：「你不認識這位婦人，你絕對沒有見過她呢。」我也曾細心傾聽她的口音：原來我們家鄉的口音總是把類似的母音分不清楚，同音的子音也老是辨不出來，可是那兩種毛病，在她說話的口音裏全然顯不出來。祇不過有幾次我覺得聽見她把那在子音之前的「S」字母讀得尖銳，那樣的發音我相信我個人早就改變過來了。

上午我和林務官到附近的樹林裏閒步，他指點他的長滿了老橡樹與高不盈指的樹秧，以及培植採伐的地點給我，並且把他種植森林的方法詳細地向我敘述了一下。我們瞧見了一隻角上每支有八個叉的公鹿，又遇見幾匹母鹿，甚且看見一個黑棕色的野豬臥在一塘泥潭裏，把頭露出來，斜着小眼向我們望望。我們出來的時候，身邊並不帶着狗；我的侶伴催促着說：「放心地走吧！我們到家不致有什麼危險的。」

午餐後，主人領我上了一層樓，到後面那間爲我預備了的房間裏，他說：「你不是還要寫信嗎，

應用的文具都在這兒，我們的孩子從前也曾住在這兒的；這兒又涼快又清靜！他拉我走到一扇開着的窗子前面，對我說道：「你看，這兒下面是我們花園的一部份，那後邊是個池子；再往後去便是一片草茵和繁茂的大樹林——一切外來的聲息，它全給你阻擋得透不過氣來——你跑了半天，太乏了，好好地憩息一會吧！」他說完了話，和我握了一下手。

他走了。我依照他的話，在那兒憩息。那時花園裏草蟲的鳴奏聲，附近的叢林中的黃鶯和山鷹的叫噪聲，以及從那半空中高入雲霄的樹梢上傳佈下來的鷹嘯聲，都從洞開着的窗櫺外吹送進來，這一切聲音，彷彿漸漸地越聽越遠的光景；不一會就萬籟俱寂了。

我睡醒了。睡得很久，錶針已經過了五點鐘了；可是那封信還是非寫不可，因為要讓一個傭人在六點鐘時把它帶到城裏去。

我很晚纔走下樓去。看見女主人坐在房子前面菩提樹蔭下的長椅上，正在那兒修補什麼東西。她看見我來，說道：「這是替我們鮑兒補的東西，」好似表示抱歉的意思，把那些東西放在一邊；「他把衣服撕了，他年紀還輕，很淘氣，雖然淘氣，但是他很好呢——你睡得很好吧，太陽快落山了

啦！

我問她的丈夫在那兒。

「他因為有點公事，不得不出去一下；可是他還留下話給你問好哪。他並且對我說——要我們彼此認識認識，到那邊松林裏開闢出來的大路上逛逛；往你上半年和他還沒有去過的那邊走走；他在那兒一定找得着我們的。」

我請她把慈母的針線重新拿起來做後，我們還談了一會兒，可是還不見他回來，她於是站起身來，說道：「時候不早啦！」她的臉上驟然地一紅。

我們並着地循着那條兩邊夾着大松樹的路上慢慢地閒步，路的一旁還有夕陽映照，我們的談話好似完全停止了；我用眼睛不斷地端詳她的半面形；可是我依舊如在五里霧中，絲毫不解個中底蘊。

後來我耐不住了，便開口着說：「太太，請你讓我說兩句話，打破在叢林中的沉寂；我爲內心的驅迫，有句話要告訴你，同時還有一句話要問你；你自然知道，一個人在外面的時候，老是暗地裏找

求自己的同鄉哪！

她點頭表示同意。接着說：「你且說吧！」

我於是開口說：「今晨我說出我的姓名的那時候，你的神色彷彿吃驚似的，我怕沒有看錯吧。莫不是你從前早經聽到過那個名字嗎？我的父親——至少在地方上說起來——是一位出名的人。」

她把頭點了幾次，又說：「不錯的，我想起來，我在小時候就知道你的姓名哩。」

我把我的祖城告訴了她後，她兩眼驟然地發楞，目不轉睛地望着我的眼睛；有幾滴奪眶而出的淚珠遮了她的兩眼。

我不覺大吃一驚，說道：「我並不是故意使你傷心；不過熊記旅館的主人從旅客的登記冊上知道了我的家鄉，說我們兩人是同鄉呢！」

她深深地喘了一口氣，接着說：「如果那兒真是你的出身之地，那我們真是同鄉呵！」

我半吞半吐地接口說：「話雖是這樣講，但是我們家鄉裏當時的住戶，我敢自信是沒有不認